

第五十九次会议最后记录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四日，星期四，上午十时
于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本亚米纳先生
本加巴拉赫先生

阿根廷:

杜蒙特先生
帕萨拉夸先生

澳大利亚:

詹姆斯·普林姆索尔爵士
贝姆先生
威克斯女士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格林伯格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皮尔逊先生
西马德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杨虎山先生
梁于藩先生

中 国 (续) :

杨明良先生

潘振强先生

徐留根先生

古 巴 :

博罗多斯基·雅斯耶维奇夫人

巴雷拉斯·卡尼索先生

希门尼斯·冈萨雷斯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扎波托斯基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 及 :

沙费伊先生

巴拉代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赫德尔先生

格拉辛斯基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普法伊费尔先生

米勒先生

匈 牙 利 :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考斯托先生

印 度 :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伊 朗:

阿梅里先生

意 大 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莫雷诺先生

弗拉特希先生

德卢卡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野野山先生

石井先生

官田先生

肯 尼 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 西 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摩 洛 哥:

什赖先生

荷 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奥卢莫科先生

巴基斯坦:

哈希米先生

秘 鲁:

巴尔迪维索·贝朗德先生

奥里奇·蒙特罗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波 兰 (续):

帕奇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科尼克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方塞卡先生

娜加纳坦小姐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伯格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纳扎尔金先生

乌斯季诺夫先生

丘连柯夫先生

波佳尔金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费希尔先生

阿克洛夫斯基先生

桑切斯先生

萨尔加多先生

戴利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穆希卡·德阿达梅斯夫人

南斯拉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 伊 尔: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沙费伊先生（埃及）：正当阿拉伯文首次用作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语言之际，我很高兴今天能用阿拉伯文发言。在联合国有关裁军问题的委员会内，特别是在本委员会内使用阿拉伯文，使阿拉伯的读者们能了解这些机构的活动，并看到它们的进展。

在我开始发言时，我要向您表示，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对您担任委员会二月份的主席感到十分满意。您的公认的能力和长期的经验是您胜利地完成这一使命的保证。在这方面，我还要感谢委员会的前任主席吴苏莱大使。我国代表团十分赞赏他在关键时刻客观地、建设性地处理了委员会的工作。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和回到为其保留的席位之际，我认为应在我开始发言时向他们表示祝贺。我国代表团一贯认为，要是我们希望裁军谈判能取得普遍适用的、有效的和均衡的成果，所有的核国家不仅最好要、而且必须要参加谈判。

我国代表团还想向一些代表团的新团长致意，其中有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赫·贝大使、比利时的昂克林克斯先生，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先生，日本的大川先生以及扎伊尔的卡克瓦卡先生。我祝愿他们工作顺利。

主席先生，您可能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我们委员会的会议是在一个极为紧要而微妙的时期召开的。国际缓和与国际安全正面临着危及其基础的剧烈动乱的威胁。由于目前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缓和正在经历一个严峻的考验时期。最近的事件已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有关不得使用威胁和武力侵犯各国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及不干涉各国内政的规定，我们决不能对此置之不理。要是这种行为继续下去，就可能损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础，破坏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原则和基础，并具有威胁人类社会的严重危险。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有必要提请大家注意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所载的宣言第 34 段，其内容如下：

“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彼此都有着直接的相互关系。在任何一个领域取得进展都有利于所有其他领域；反之，在任何一个领域的失败对其他领域都会产生消极效果。”

可能正是出于理解到裁军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在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密切关系，

(沙费伊先生，埃及)

我才急于要说，在我国代表团看来，我们在这里的主要目标是要设法通过在裁军领域内采取具体、迅速和有效的措施来弥补损失和建立信任。

我国政府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制止军备竞赛的趋势并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作出贡献，这是实际和现实的可行办法。最新的事件不仅暴露了国际关系是建立在脆弱基础上，而且表明有必要在裁军领域中采取迅速、具体和重大的措施。

由于核武器对人类的生存构成的威胁，核裁军或许是首先需要审议的问题之一。所以，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合情合理地规定，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应置于最优先地位。因此，我国赞同大会上届会议通过的决议：鉴于裁军谈判委员会是筹备和进行核裁军谈判最适当的论坛，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50 段的规定，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在所有的核武器国家参加之下，开始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这一决议也要求委员会本届会议就这种谈判开展准备性磋商。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磋商的主要目的是规定谈判的要求和组成部分以及其范围、阶段和时间表。我国代表团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强委员会的工作已排除了一个主要障碍，并为在实际和现实的基础上开始谈判铺平了道路。

我国代表团，出于对核裁军的过程所承担的义务，不能不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深表关注。局势发展的影响之一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就将开始生效。我们认为，这样的协定是美国与苏联在为切实裁减战略武器的数量，限制提高其质量而进行的谈判中继续取得进展的基本步骤和必要条件。我国代表团想到在核裁军领域中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国家所负有的特殊责任，希望很快就能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的生效创造合适的条件，并就这个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一下美国和苏联所发表的关于今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联合声明中所说的话可能是有益的。该声明断言，“早日就进一步限制和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达成协议将有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减少爆发核战争的危险。”

尽管大会连续几届会议屡次要求委员会把拟订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定列为最高优先项目，我国代表团深感遗憾和失望的是委员会至今尚未开始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在这方面，不合理的是委员会只能袖手旁观，等待着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三边谈判的结果，既不能就拟订这样一项协定开始多边谈判，甚至也不了解三边谈

(沙费伊先生，埃及)

判的进展情况或谈判中遇到的困难。这种局面的长期存在显然无视国际社会的要求，是与委员会的职责完全不相符的，无论从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是不能接受的。

毫无疑问，不扩散核武器是为结束核武器竞赛和实现核裁军而作的努力的一个重要基础。我国认为，不扩散核武器应建立在以核大国的责任和义务为一方，无核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为另一方的微妙平衡上。仅仅作出努力去防止新的核国家出现是不够的。这种努力必须与裁减核武器以求彻底消除它们的工作相结合并同时进行。实现这样的平衡是我们有可能达成一项普遍适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必要条件。此外，核大国继续从质量上和数量上发展核武器，和始终存在的核威胁使人们对要求所有无核国家放弃核技术的公正性，以及实现这样的要求的可能性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不扩散核武器决不意味着侵犯各国自由行使发展和执行按其需要、利益和重点，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而和平利用核能计划的权利。

尽管我国深信，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是防止一场核战争的危险和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保证，我们同样深信，在实现这个目标前，我们需要采取许多措施，缔结许多协定，特别是关于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一场核战争的协定。

消除一场核战争的威胁是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在这里，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第三十四届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它吁请我们委员会考虑各国关于不使用核武器、避免核战争及其有关问题的意见，并就此向大会下届会议报告。现在是时候了，在推行力量均势政策和奉行战略优势理论时都不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我国代表团不能不强调指出，核大国在这方面是负有最重大的责任的。

不使用核武器无疑是目前阶段无核国家防止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保证。然而，在实现这个迫切的要求之前，作为第一步，核大国应负责给予无核国家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保证。

我国代表团对委员会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表示满意。为处理这个问题而建立的特设工作小组尽管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开始谈判，然而，它还是取得了某些有限的进展。我特别想强调，人们显然已普遍承认有迫切的需要就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以保护他们的安全达成一项协定，并认为有必要继续寻求一项共同准则以便写在一个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中。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在原则上没有人反对在这方面缔结一项国际条约的意见，因为，

(沙费伊先生, 埃及)

我国代表团认为, 这是取得这些保证的最适当的法律形式。重建这一工作小组并更明确地规定其权限可能是就这个问题继续进行谈判的最适当的方式。

我们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未能消除, 几个对立的国家之间的尖锐对抗还继续存在, 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突出地说明, 我们有必要作出安全的安排, 并为在地区一级实现裁军采取措施。这也使我们更加确信, 我们以前认为有这种必要的断言是正确的。这样的安全安排以及在这个地区建立信任的过程中迈出重大的一步, 除了会对实现普遍裁军作出积极的贡献外, 还会构成实现和平与持久地解决那个地区的大多数难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东的难题决不能作为把核武器引进这个地区的借口。要是采取这样一项措施, 就会使现存的难题恶化和复杂化到难以确切地断定的程度, 并会损害为解决这些难题所进行的一切努力。相反, 现存的分歧及扩大这些分歧的危险应进一步推动我们去寻求作出适当的安全安排, 以保证不把核武器引进这个地区。

从这点出发, 并为实现这个目标, 埃及多年来一贯支持为在中东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区而作的努力。国际社会在其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第63 (d)段中, 表明了它赞同采取这一步骤。该段规定, 在实现此目标前, 该地区各国应庄严声明在相互基础上不生产、取得、或以任何其他办法拥有核武器和核爆炸装置, 不允许任何第三者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 并同意把一切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国际社会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强调了这一要求, 得到了除以色列以外所有国家的赞同。以色列的反对无疑是其死硬的政策和顽固的立场的新证据, 成为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要求的一块绊脚石。以色列拒不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拒绝把它的一切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 这种政策可能使整个中东地区面临巨大的危险。由于以色列所采取的立场, 联合国大会自然要重申它要求所有的国家停止同以色列合作进行任何可能有助于它取得和发展核武器的呼吁。大会也呼吁所有国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以防止将裂变材料和核技术转让给以色列。另一方面, 大会谴责以色列制造、取得、储存或试验核武器或将核武器引进中东的任何企图。

埃及以极大的兴趣期待着大会委托联合国秘书长就以色列的核军备问题而编写的研究报告。

(沙费伊先生，埃及)

埃及为遵循同样的政策并出自同样的考虑，已与非洲国家一起通过了《非洲非核化宣言》。这项宣言是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召开的，我国荣幸地作东道主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制订的。最近有人传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已进行了一次核爆炸，并且它继续与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在核军备领域内进行密切的合作，这种情况引起埃及对事态的发展感到严重的关切；并谴责他们对国际普遍的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对非洲国家的安全所构成的直接威胁，以及对扩散核军备所造成的影响。所以，我们呼吁所有国家都遵守和尊重《非洲非核化宣言》。

在这方面，我想扼要地提一下埃及建议把红海变成和平区的提案。这项提案是建立在由红海沿岸国家一起进行工作和合作以保证这个地区的安全达成一项准则的原则基础上的。此外，这项提案的目的在于保持红海地区没有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使其不受超级大国的争权夺利和炫耀武力的影响。

这些就是埃及在裁军问题及安全措施方面所采取的一些主动行动。这与它的民族利益有直接的关联，也出自它深刻地认识到在地区一级作出安全安排和采取裁军措施的重要性。这些问题在委员会讨论停止核武器竞赛和核裁军以及全面裁军计划等项目时，还要再次论述。

我们对核裁军措施的兴趣并不削弱我们对其他裁军问题的兴趣。全面有效地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是裁军的最紧迫的措施之一。埃及在委员会上届会议上不止一次地强调，现在时机已成熟，委员会应按照大会就这方面提出的要求，在高度优先的基础上，为拟订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协定草案开始进行谈判。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应该是委员会所举行的谈判的补充，应与它们相配合而不是去阻碍它们。我国代表团仍然保持它去年所表明的，并得到二十一国集团赞同的信念，深信有必要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便立即开始谈判。去年提交给委员会的一份关于双边谈判进展情况的相当详尽的报告以及就这个议题所交换的意见清楚地表明，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工作小组内开始举行谈判。尽管委员会的上届会议，不顾许多成员国给这一提案愈来愈多的支持，未能就此达成全体一致意见，我们仍然认为，在本届会议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是为实现达成一项全面有效地禁止发展和生产化学武器，并销毁其储存的国际协定取得进展的基本和必要的条件。

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大家知道，苏联和美国向委员会上届会议提交

(沙费伊先生，埃及)

了一个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联合提案。我国代表团，与大多数代表团一样，要求有充分的时间，对提案进行必须的和认真的审议。我国代表团愿意在本届会议上就上述条约草案开始谈判，以便就其条文达成协议。尽管我们深信，就禁止任何一种现有的或潜在类型的武器达成协议就是取得一个巨大的成就，也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大步，我们希望为这样的协议而进行的谈判不会损害达成委员会议程上优先项目的协议，也不致成为推迟它们的借口。我们也希望美国与苏联提出的联合提案将会是对储存在武库中的武器提出其他共同倡议的一个序幕。

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将始终是各国在裁军领域内进行努力的最终目标。在这方面，大会已委托委员会本届会议就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开始进行谈判，其组成部分已由裁军审议委员会规定。

我抱着委员会将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开幕前完成其任务的希望，不打算详细评论综合方案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只想提一下我国代表团与其他不结盟国家代表团所一致同意的，决定我们立场的基本原则。它们是：

(一) 这一综合方案应包括能促使国际社会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一系列综合性和连贯性的措施。

(二) 综合方案应分阶段实施，并附有一个一致同意的实施每一阶段的时间表。在第一阶段，应停止军备竞赛，然后再开始真正裁军的进程。

(三) 综合方案必须规定设立一个一致同意的、在裁军领域内进行长期的国际活动——包括在双边的、地区的和国际的一切级别上采取具体措施进行谈判——的机构。

(四) 联合国必须继续在研究、批准和实施这个综合方案中发挥主导作用。

目前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再次证实了需要一个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能起代表各国整体意志的协商机构的作用。由于委员会的组成是均衡的，也由于授与它的权力，它应比任何其他谈判论坛更能起带头作用，更能推动持久的谈判。

这使我想再谈一下，在我国代表团和二十一国集团看来，委员会应起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按国际社会赋予委员会的权力来看，它的任务是在所有国家的参与下，就实现裁军的措施进行真正的、具体的谈判。它的任务不应限于进行一般性的讨论，

(沙费伊先生，埃及)

这种讨论按其性质不属于谈判机构性的委员会的权限。同样，在委员会外进行的谈判决不能阻碍委员会内进行的多边谈判，而是应支持和补充它们。此外，委员会参加议程上各项目谈判的所有阶段应遵循成员国一律平等的原则，和具有现实的集体责任感。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肯尼亚代表团向阁下，加拿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新代表和裁军谈判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向您保证，我们将和您充分的合作。同时，我要感谢缅甸的吴苏莱大使，感谢他在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期间机敏和周到地处理了一切事务。

我也愿借此机会向参加委员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中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一个核国家，给委员会带来了肯定会加强委员会工作的智慧和经验。我也向最近参加委员会的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赫·贝大使、比利时的昂克林克斯大使、匈牙利的伊姆雷·科米韦斯大使、日本的大川大使和扎伊尔的卡隆吉·卡克瓦卡大使表示热烈欢迎。我们要感谢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和他能干的部下，他们为委员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人类正处在十字路口，只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究竟是选择发展缓和的道路以减轻互不信任和紧张局势从而进入和平和互信的时代，还是选择搞阴谋、对抗、军备集结和战争从而导致人类生命的毁灭。这是一切国家所面临的严重困境，每个国家所负的责任随着它拥有的毁灭性力量而有差异，力量愈大就说明它的地位愈高。我们正处在超级大国的阶段，看来，不久就要把毁灭性力量的级别升到特超级大国一级，而处在小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就当然要上升为超级大国。那些有权行使这种权力的也就是一般的人，在最近几个月内，有些人已十分清楚地表明，如果他们被触了，他们会如何使用这种权力。肯尼亚政府曾十分明确地反对一个超级大国对阿富汗的军事入侵。这个国家就是多年来一贯拥护和支持非洲被压迫人民事业的国家。对阿富汗的入侵使我们许多人感到迷惑，这是否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完全变了。我们希望能消除我们的疑虑，而最好的办法是这个国家迅速、完全、无条件地从阿富汗撤出军队。

我们不能想象我们可以继续考虑裁军的问题，而同时不去想那些导致一些国家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

武装自己的因素。在非洲，我们深切地关注着南非白人少数政府继续置反对种族隔离的罪恶政策的国际舆论于不顾，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在我今天讲话的时候，那个国家仍在疯狂地武装自己。由于世界上某些国家继续给它技术和经济援助，恐怕它可能已经爆炸了一个核装置。去年夏季会议上，我在委员会发言时曾提到，某个具有核能力的国家告诉全世界，有证据表明南非准备在卡拉哈里沙漠爆炸一个核武器装置。此后，我们听到美国报界说，看来去年九月二十二日确实发生了一次核武器爆炸。美国新闻界透露这一消息时，南非的行动令人感到这是非常可能的。消息一发表，南非就失口否认。而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它却又改口说，可能是一艘苏联潜艇出了事故。美国对此的反应是值得赞扬的，它们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怀疑，然而美国新闻界公布事实真相却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是令人迷惑不解的。不论南非有没有核武器，它正面临着一场不可避免的、最残酷的内战，在那种情况下，核弹是用不上的，最痛恨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都在本国境内。

南非获得核能力有可能导致非洲各国的军备竞赛，包括取得核武器装备在内。它们会对非洲的核扩散在技术和政治两方面作出反应。卡特总统一九七七年在联合国发言时，对核扩散的这两个方面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且也认识到停止扩散原子武器和裁减军备之间重要的道义上的联系。我引他的一段话：

“如果我们在管制、然后裁减、最后是消灭核武库的工作中不能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我们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放弃核武器。……”

南非再进行任何核爆炸的冒险行动必须制止，如果不予制止，就肯定会鼓励在非洲的核扩散。七十年代期间，核武器的制造已不断上升，这是能干的荷兰副国务大臣英亚·图尔森夫人告诉我们的，她说：“合计一下这些令人厌恶的统计数字：在七十年代一共记录了四百二十一次核爆炸，其中苏联一百九十一，美国一百五十四，法国五十五，中国十五，英国五次和印度一次。”

去年是核爆炸增长最多的一年，瑞典地震观测站的报告表明：苏联进行了二十八次地下核试验，美国十五次，英国一次，中国一次没有，我们希望中国保持这个记录，法国九次，共计五十三次。这就是说，在整整一年里，平均每星期就有一

(希特米先生, 肯尼亚)

次多一点的核爆炸。这对人类来说是个非常阴暗的前景,我们正在把发展经济所急需的资源用于制造具有不可思议的毁灭力量的武器。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阁下最近在内罗毕向海外商人代表团说:“如果花费在军备上的巨额款项能用于人类的福利事业,世界就会成为一个天堂。”(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三日《旗帜报》)我们应该与一切善良的人们一起为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很明显,超级大国已拥有互相摧毁达一千次以上的核力量,为什么它们还要生产更多可怕的武器?如果我们能解释这个问题,那么作为一种威慑因素而储存核武器的说法也就有说服力了。B·布雷赫特在《城市的丛林里》一书中说:“谁能领先已是无足轻重的了,事关紧要的是谁能继续生存。”一个人能继续生存的机会几乎已下降到零,即使一个人经历了一场大屠杀而还活着,那他也是最倒霉的了。想想在那种情况下他所过的生活吧。在那种情况下,大自然对人类的生存会更加无动于衷了。

本世纪内,世界已经历了两次消耗巨大和可怕的世界大战,都是在欧洲爆发的。自那时以来,欧洲与其他各洲相比,一直是发生战争事件最少的一个洲,然而事实是,欧洲是世界上军队和武器最集中的地方,这是真正令人惊恐的。我们敦促各有关国家注意听取关于裁军与缓和的呼吁,人类的生存就取决于人们对这一呼吁的反应。

现在我想谈谈一九八〇年议程上的几个项目。委员会各成员国去年都曾强调就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国际公约进行谈判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现在大家只对如何产生这一公约的工作方法有不同意见。反对成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人们并没有提出充分的理由来说服我们改变原来的想法。生产这些致命的武器的计划一定是在地狱里泡制出来的。这种计划,说得轻一点,是令人厌恶的,而在成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谈判一项公约的方式上寻找借口和理由,从而造成进一步的拖延,又是令人不安的。

各位尊敬的代表们记得,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会议期间建立了一个各成员国都能参加的特设工作小组,以审议和谈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在埃及代表团的主持下开了会,虽然工作小组没有充足的时间,但仍然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

的国际安排中应包括的某些组成部分开始了审议。 我们在这方面能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并支持成立一个一九八〇年会议特设工作小组的动议或委员会的决定，以继续审议该项目。

全面核禁试是近几年来在联合国大会和其他几个国际论坛上集中讨论的主题。虽然委员会对核禁试问题给予最高优先地位，然而，回顾一下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会议期间对该项目的审议，说明没有能取得多少进展。我们都知道问题何在。有些代表团一九七九年离开本国首都时，对在该领域取得进展抱有很大的希望，但一九七九年却是受到挫折的一年。 尽管会议结束时没有多少进展，我们又一次抱着能取得进展的希望来到这里，希望今年委员会给联大的报告中至少能在我们谈判的某些领域取得积极的成就。

大家知道，不扩散条约第二次审查会议几个月后即将召开。 考虑到防止或至少放慢核武器扩散的重要性，这次会议将是裁军领域中的一件大事。 这次会议与第一次审查会议一样，是要审查条约的执行情况，以保证条约序言中的目的、条约的规定、建议和第一次审查会议提出的各项建议能得到实现。 第一次审查会议的《最后宣言》确认，各缔约国忠实地遵守了专门有关防止进一步扩散核武器的第一、二条。 但对核武器国家未能执行条约第六条所规定的义务表示关切。 我们欢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签订，但这一条约的执行只是短期的。 而且，我们感到苏美之间的条约与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所规定的义务不符，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不是一个裁军措施，因为它的条文没有就大幅度的裁减核武器作出规定。

我提出这些问题，因为肯尼亚代表团对国际社会未能在核裁军的领域取得适度的进展极为关注。 委员会经不起再浪费另一个年头去考虑问题，而不进行谈判。 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就有可能取得具体成果的项目进行谈判。 我国代表团认为，只要委员会有决心，只要各核武器国家的表态是真诚的，就能够进行谈判并取得一些具体进展，特别是在化学和放射性武器问题上。 我们也深信，委员会在讨论全面禁试条约方面也能获得进一步的成果。 但这种进展只有在各核武器国家，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合作下才可能取得。

(希特米先生, 肯尼亚)

核国家应明确地承担起扭转核军备竞赛的职责。 他们应该停止核武器试验, 大量裁减战略和战术核武器, 并停止或放慢这些武器质量的改进, 以完成他们在不扩散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

不帮助其他国家制造核武器的义务不仅适用于无核武器国家, 也无例外地适用于一切国家。 对无核国家出口核材料和设备也应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约束, 以防止它们被用来制造武器。

特雷费先生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欢迎阁下担任加拿大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新代表, 并祝贺阁下担任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 自从本届会议开始以来, 阁下的表现是这样干练, 我们祝阁下成功地继续担负指导本委员会工作的任务。 同时, 我要对第一次参加本委员会工作的阿尔及利亚、比利时、匈牙利、日本和扎伊尔等国的卓越代表们表示欢迎。

我还要感谢刚离任的主席, 缅甸大使在上个月所做的卓越工作。 我们也感谢秘书长代表兼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继续指导委员会的工作。

所有核武器国家终于都参加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 所以, 我国代表团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会议, 希望它履行核武器国家的责任, 并对委员会的工作作出积极有益的贡献。

我们在一九八〇年会议的工作开始时, 面临着许多紧迫的问题。 联合国大会的许多决议请委员会就一些被认为高度优先的问题进行审议。 在达到这些决议的目标和目的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对我们是个挑战, 我们一定要以决心和一致行动来迎接这一挑战。 因此, 我国代表团非常同意许多发言者在本届会议上所表示的意见, 即本委员会必须就实质性问题认真开始进行谈判, 不要在程序性和议事性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 我们的议程不是一个为某些象征性理由而提出来的问题的清单。 毕竟,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利用这一“谈判机构”, 那么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而我们的裁军工作也就不会取得任何实际的进展。 所以, 需要集中一切努力, 来开始和继续进行谈判, 以便为面前的紧迫问题找到共同解决办法。

我国政府对议程上各项主要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现在我不打算再作重复。 但我愿总的讲一下, 我们认为议程草案中的六个实质性项目极其重要。 主席阁下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和委员会全体成员对这个草案已进行了一系列的协商，并几乎对此达成了协商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应最紧急地着手处理核禁试、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化学武器等问题。在谈到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时，我们不能不提到南非的核扩军。我无需强调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对非洲国家构成了多么大的威胁。也许我们当中某些人现在还看不出它的后果，但是，如果我们不对核武器的扩散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不幸的事件就可能会发生。

我国代表团不希望在这里详细叙述西方国家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勾结在一起制造和发展核武器的可耻历史。去年在本委员会讨论第CD/17号文件时，我们和绝大多数国家一起对此表示了关切，我们还在联合国内同绝大多数国家一起对此表示了关切。问题在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否拥有发展核武器的能力，并且是否实际上已经拥有了生产核武器的能力。遗憾的是，我们这种忧虑现在开始得到证实了。由于南非进行核扩军，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急迫性已经十分清楚。我国代表团热切期待着联合王国、美国和苏联三边谈判的结果。因为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是所有国家都关心的问题，所以三国不能期望按照现行方式无限期地讨论下去。

我想摘引埃塞俄比亚举办联合国裁军周组织委员会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关于裁军问题的一部分。这封信表达了埃塞俄比亚人民和政府对于核裁军的关心。信中说：“作为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干涉主义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埃塞俄比亚广大人民群众经受了多方的考验和磨难，他们最渴望有一个自由、正义、平等与和平的世界。在这个革命的历史关头，他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决心地要竭尽全力来达到裁军这一崇高目标。他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各国家和人民的最有力的安全保证，是人人都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平和稳定，而不是依靠恐怖均衡。

“军备竞赛同人类要求真正和平和创造性生活的愿望是完全对立的。随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储存不断增加以及日趋精密和完善，人类的生存会越来越危险。由于这样大量扩充军备，挥霍了不断减少的自然资源，耗费了被压迫人民的血汗劳动成果，将大量财政资源用于置人于死地的毁灭性目的，这就使建立一个新而正义的社会和经济世界成为泡影。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我们非常了解任何裁军进程都会遇到种种困难。但最主要的绊脚石并不是技术问题，只要具备必要的政治意愿，并使其成为主导力量，人们一心一意，就能够克服技术问题。裁军的主要障碍在于有人推行专横独断的政策，妄图阻挡日益增长的为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解放力量。所以裁军进程是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隔离、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进入第二个裁军十年的时候，军备竞赛并未减缓。相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军备扩充加速进行，新教条和新战略层出不穷。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可以听到备战的紧锣密鼓声音。

印度洋的更加军事化以及美国在印度洋毗邻地区建立越来越多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和平和稳定，破坏了“缓和”和和平共处的进程。发展中国家在争取真正独立、和平和民主的斗争中，正以关切的心情注视着这一发展。

这种耀武扬威的部分原因，是为了阻挡这一地区某些国家的变化进程，不让它们发展。这些地区的人民寻求在和平气氛下争取政治、经济、社会进步的愿望必须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保证致力于促进《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目标和目的。

最近的发展表明，世界许多地区正在起根本变化。这里我们所讲的是那些正在为反对压迫、剥削、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而进行正义斗争的各国人民。这些国家也正在为捍卫和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而斗争。

在一般性辩论中，一些发言人提到了某一特定的国际局面，看来他们没有看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发展潜流。我们不想详细叙述，只想表明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我们不同意他们对形势的分析。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秘鲁代表团首先要欢迎您担任加拿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各组织的新代表，同时，祝贺您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个重要阶段的工作。 贵国多年来参与裁军谈判，并通过阁下表现其始终如一地切望就全面彻底裁军这个困难问题的讨论达成积极和具体的成果。

秘鲁也满意地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因此委员会殷切地期待着中国的来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仅仅几年内就成为核大国，它的人口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出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中国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增进旨在确保此一举动实际利益所作贡献的价值，因为迄今为止，此种贡献尚属轻微。 中国在国际上声誉日隆，文化优秀，历史悠久，它的参加，将使我们这个必须处理所有迫切问题并最后予以解决的国际机构臻于完善。

秘鲁代表团谨向阿尔及利亚、比利时、匈牙利、日本和扎伊尔的新代表致以热烈的欢迎，他们新近来到日内瓦，现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我们还要祝贺一九七九年会议期间英明指导委员会工作的缅甸代表、吴苏莱大使。

核时代以前，裁军是由一个国家个别地或两个国家双边进行研究和讨论的主题，并且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议会间联合会和海牙会议、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联和多次专门性多边会议所研究和讨论的主题。 由于对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有决定性作用的原子弹的发展，为建立一个常规武器均势所作出的分区性、地区性和国际性的不懈努力已为它所取代，甚至被遗忘了。

由于广岛的惨痛经验，人们才开始对裁军的真正重要性略有认识。 在核能发展以前，裁军一向被认为是陈辞滥调，因为，归根结底，常规武器对全世界居民只构成极微小的危险。

核子和原子能科学的发展起初是同一般科学的发展齐头并进的，但后来随着极端民族主义对世界霸权的要求引起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的增长，它的重要性也提高了。 在促使使用核武器的阶段之后，有一段中间时期，直至核垄断被打破为止。 不幸得很，几年后建立的核均势不仅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而且特别是政治性和哲学性对抗发展的结果。 关于人类主要活动的两种对立的思想，不仅在理论观点上，并且也在军事特别是核能观点上发生了冲突。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核裁军的思想正是从这种争夺中发展起来的。“核裁军”只是一种“精神性的”裁军，因为如果核武器国家相互不尊重其所信仰的政治、哲学和经济思想，那末裁军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承认每个国家有权自由选择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和政府制度，核武器国家才能同无核武器国家和平共处。因此，这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中的任何一方企图去征服、渗透或破坏别的政权的做法，势将对我们正在处理的裁军问题起影响。裁军既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理论家辩论的主题。裁军是目前分裂着世界、并且是最强大国家各自主张的两种思想潮流之间有计划地相互冷酷对抗的产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杰出的外交部部长正确地指出，在拥有核能力的那些国家开始裁军之前，谈论核裁军是毫无意义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可能是个超级大国把裁军问题上取得的成果提交给它予以最后通过的论坛，但要是认为在这个委员会中能找到解决核裁军问题的办法，那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只有在两个超级大国和其他核武器国家达成了政治谅解，确保相互尊重并尊重别国的思想、宗教、经济信仰，裁军才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不然的话，裁军可能是一个明智的想法，但完全缺乏实际意义。

显然，国家的政策必须受本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所形成的意志的指导，但不能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任何一个反映外国意志的政策改变，必然引起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强调指出，所有政治学说都有普遍性，这些学说的创始人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并且在实践中并不一定适合采用这些主义的国家的状况。因此世界上存在着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多元论”，并需要承认国家不可侵犯性、确保对人权的尊重——也就是说认识到民族的特性和承认强权并不是公理。只有上述这些原则得到国际上充分的确认后，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才有可能。军事性裁军必须首先经历精神性或概念性裁军这个绝对必要的阶段。

我说了这些话以后，我还想补充一点，秘鲁是一个严格不结盟国家，它认为现在从事审议“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通常被称为“消极保证”）的议题是十分适当切实的。导致本委员会成立的全面彻底的裁军问题应当是委员会予以处理的第一个主题，但现有种种迹象表明它将是最后的一个。核武器国家必须理解和记牢的是：他们所拥有的毁灭性军事力量不应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被用来征服或威胁其余的人类。 毕竟，少数几个核武器国家不能僭取主宰其余人类生死的大权。 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生存决不能受任何一个国家或一种思想体系追求世界霸权的欲望的支配。 我们认为有必要就这个问题迅速制订一项公约，以保证绝大多数国家的安全，并使他们免遭爆发一场核战争可能引起的毁灭。

我首先就提到“消极保证”这一主题的理由是我认为，核武器国家是不会加以反对的，除非其中任何一者怀有不可告人的追求霸权的野心。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本委员会就有理由成为一个阐明这个问题的论坛；成为一个明白申诉人类为力求生存、繁衍和改善生活水准所面临的暗淡前景的世界性法庭。

我们认为只有在具备这种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的环境中，才能围绕着会议桌来讨论这个影响整个人类的主题。 委员会各无核武器成员国要照顾其他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 如果无核武器国家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仅限于讨论裁军问题的各个有关方面，那么这种参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裁军毕竟不是它们所能控制的。这并不是说各国对这些方面毫不关心，而是说在同超级大国对话中，消极保证在目前还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妥协办法。

占世界大多数的无核武器国家和不结盟国家认为消极安全保证是一个重要而优先的问题，但这决不意味着要减弱其对二十一国集团（秘鲁也是其成员国之一）关于委员会工作计划和议程的立场的支持。 因此，我们认为核禁试问题应在工作计划中最早予以审议。 在这方面，大会所表达的意见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三边谈判进展缓慢并且又不向委员会提供有关谈判的充分情报的不耐烦心情。 我们希望中国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同去年法国加入的情况一样，将能对进行中的三边努力起有催化的作用，并促使我们通过工作小组的途径进入公约草案的实质性审议。 同样地，我们认为，一旦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即将成为事实，我们应毫不迟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个既无纵向进展亦无横向进展的实质性问题，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 由于核武器国家在多项限制军备竞赛的条约——特别是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承担了义务，因此它们对国际社会还有一些没有兑现的承诺。

一旦我们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把注意力集中在消极保证的优先项目之后，就应当立即开始协商，并在此种协商基础上设立主管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同样机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构。 因为，这两种武器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现在有一项关于这个主题的新文件，说明了这样做的理由。

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秘鲁代表团对于委员会根据大会的请求决定将“综合裁军方案”列入工作计划中，十分重视，因为这是一九八一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将要讨论的主要项目之一。 值此拉丁美洲独立得到巩固的阿亚库乔战役一百五十周年之际，秘鲁将要担任八国元首或元首代表会议的东道国。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承担促进和支持拟订一个和平与国际合作的永久性体系的任务，并为推动有效限制军备和停止取得进攻性武器创造条件，以便把由此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为了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能取得具体成果，近几年来，秘鲁已就此问题同各邻国初步交换了意见，并希望对本委员会的工作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委员会本年度会议第一个月的主席。毋庸赘言贵国——加拿大——在裁军和保卫和平方面曾做出长期和卓越的成绩。自从你一主持委员会的工作，你的才干就表现无遗。相信委员会本月有了一位指导有方的主席。

我也要感谢指导了去年会议最后一个月工作的前任主席缅甸的吴苏莱大使。我也愿代表斯里兰卡代表团欢迎今年新参加委员会的阿尔及利亚、比利时、匈牙利、日本和扎伊尔代表团团长。我再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欢迎。我本人曾在其他场合同中国代表团杰出的团长、外交部章文晋副部长和卓越的副团长俞沛文大使相识。正如许多代表团强调过的，中国加入本委员会，事非寻常。由于委员会的改组，去年才有法国代表团，今天又有中国加入了委员会。我们也欢迎中国以安全理事会亚洲地区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前来，因为亚洲地区所承担的军备管制和裁军责任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世界其他地区。

请允许我在结束开场白之前向贾帕尔大使及其秘书处的同事们致意，因为我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他们，而他们工作的成效也取决于委员会各成员国。

一系列的代表团谈起了委员会今年开始工作时的不详处境。其直接原因是什么？有的代表团直接指明了，有些隐蔽地提出了，有的根本没有提，至少到目前还没有。

(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

就斯里兰卡政府对阿富汗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态度而言，我只想简短地援引今年一月三日的声明，内称：“斯里兰卡政府强烈抗议苏联或任何其他国家干涉阿富汗的内政。”声明最后呼吁苏联从阿富汗领土上撤出其军事部队。你知道，下一步就是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斯里兰卡虽然不是决议的联合提案国之一，但我们投了赞成票。

我们对阿富汗事件表示关切的原因已由这里的不少代表团指出了。各国代表团指出，阿富汗是个小国，又是个不结盟国家。我们也是这一类的国家，因此，我们注意那里发生的事件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显然应当象卓越的墨西哥代表在委员会开始讨论时说的那样，考虑到这些事件是有其根源的，我还要加一句，这种事件也不是没有先例的。

委员会本次会议并不是斯里兰卡代表团列举联合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军事和非军事性侵略和干涉事件的场所。以往曾经发生大国干涉他国的事件，也发生不太大的国家干涉他国的事件。如果把外国军队进行军事干涉作为一个显明的因素，那末我至少可以立即指出一九七九年发生的另五起军事干涉事件。但是其他事件所产生的影响显然不及阿富汗事件。其原因应该由各位卓越的成员国代表自己去寻找。请允许我离一下题，两星期前我曾在一张英国报纸上看到一篇相当有意思的评论，也许同我们有些关系。编辑在叙述道德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他的高论使我想起来了一些事，他把哈菲祖拉赫·阿明和南越的吴庭艳两人的命运做了比较。也许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人对这两位中任何一位的死亡表示过悲伤。

提到道德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我不得不指出这种关系所已出现或表面化了的其他表现方式。那就是最近几个星期间世界上发生的一个争论。我指的是各国所面对的应否参加即将召开的奥运会的争论。有人也许会说奥运会和裁军谈判委员会毫无关系，但是同我现在说的关于政治和道德之间关系，是有关连的。

大家记得，一九七六年在加拿大举行奥运会的前夕，有些国家呼吁对奥运会进行抵制，因为某些国家同南非存在着体育方面的联系。当时不同意进行抵制的人指出，不能把政治和体育混为一谈。我现在想问，当时和目前的形势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每当类似阿富汗事件发生时我们必须面对的争论和反响。

有些发言的人已在此指出了其他使委员会工作蒙上阴影的事件和发展情况。有人提到了欧洲地区的发展情况。有人提到了新型中程导弹的部署问题。另有人把部

(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

署问题称之为现代化。又有人提到从欧洲撤出两万名部队和一千辆坦克的建议，而另有人则提到对方没有作出响应以及这种不作出响应对委员会工作所起的影响。究竟谁是谁非，那是难于答复的，就好象答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难。但在考虑到许多代表团都提到的阿富汗事件以后，我们要问，如果阿富汗的事情没有发生，委员会的工作是否会不同了？这就要委员会的每个成员自己去寻找答案了。

我谈到这样一种事件所引起的反响或争论。斯里兰卡对此是会参与并作出反响的，在此我要予以指出。自一九七一年以来，斯里兰卡一直主张印度洋和平区的提案。直到去年十一月，我们才有了稍许乐观的理由，从而有可能从事召开一次审议有效执行印度洋和平区宣言的国际会议的下一步骤。工作到达的阶段是：大会已经邀请各大国和印度洋的主要海事国参加扩大后的特设委员会，承担召开印度洋会议的筹备工作。

对印度洋会议极其重要的是：美、苏应就其双方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问题恢复会谈，并避免从事任何不利于执行《宣言》的活动。但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据报导说新的基地已经建立——也可以说是重新占领旧的基地。报上又谈到新的军备供应和新的防御安排等。这种情况使我们对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乐观理由减少了。

在结束这部分讲话之前，我愿指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如能达成必要的谅解，一切均可有所改善。改善或恢复互信气氛，要由这两个超级大国采取行动。对话也要由它们恢复。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协商一致。如果两个超级大国不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外对其双方有关的事务协商一致，我们就不能期望委员会内能取得协商一致。然而，事情仍不是那么令人沮丧。虽然不少成员国谈到缓和受到挫折，但我并不觉得那么悲观。缓和的进展虽然慢了，也可能中断了，但它仍然会恢复，因为除了缓和，别无他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仍在进行对话的一个明显现象是：正如卓越的美国代表在委员会七日的会议上所说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只是被推迟了而已。我想，委员会没有一个成员国会认为，经过那样长期谈判和巨大努力缔结而成的条约，就会那么轻易地被抛弃掉。

尊敬的美国代表似乎相信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未受到危害。他说，在条约生效之前，假定苏联采取同样的态度，美国将尽力维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因此，缓和虽然被推迟了，但它终将恢复。

(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

现在让我谈谈委员会所关心的议程。我原来认为今年的议程是相当简单的，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委员会许多成员国在非正式讨论中都表示，这个程序性的阶段应尽快完成。主席先生，你虽未出席委员会去年的会议，但阁下为了促使各成员国达成谅解而作了几次介绍性发言，这就表明你正在竭尽全力使委员会通过议程。关于议程，第一个项目是禁止核试验。已经发言的许多代表团都欢迎三边会谈的恢复，并希望有关各方将三边会谈的进展情况更充分地通知委员会。有些代表团提到了全面禁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之间的极其重要的相互关系。

请允许我重提一下参加三边会谈的各国代表在委员会说过的话。

去年七月三十一日，尊敬的英国代表团成员代表三边谈判国家讲话，他说：

“虽然已就核查的主要组成部分达成了协议，但现仍就安排的细节进行谈判。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国都知道，核查是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许多技术问题，需要时间来进行谈判。”

今年会议开始时，尊敬的苏联代表在二月五日的发言中说：

“为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委员会的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的科学专家小组正在做出某些贡献。”

二月七日，尊敬的美国代表说：

“我们预期这些会谈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继续处理各项同全面禁试核查有关的技术性和政治性的难题。”

我援引参加三边谈判的发言人的话是有用意的。我看重点是核查，而核查似乎是一个主要问题。斯里兰卡代表团象委员会其他成员国一样，不能就此多作发言，因为，除了三边谈判国的代表愿意告诉我们的以外，我们一无所知。

有关禁试的问题，尊敬的瑞典代表于本周二月十二日所作的发言，使我的任务轻易不少。她的发言雄辩有力，象在去年第二期会议上一样，她列举了一些数字，使我们了解到，核查的问题并不象人们所传说的那样严重。我不想把这些数字重复一遍，至关紧要的是我们已拥有进行核查的手段。至于这些手段的正确性虽未被确认，但也没有被否认。大家知道，地震侦察专家小组是去年开始工作的，他们的任

(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

期又再一次被延长了，三边谈判各国对专家小组的工作也表示满意。斯里兰卡代表团认为，核查问题如果曾经是个主要问题，现在却不能被当作是一个主要问题了。

我还有另一点要讲。尊敬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委员会第一天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表明了中国的观点，说明中国对禁试的看法。斯里兰卡代表团愿认为，中国——一个核武器国家——去年避免进行试验，已为核禁试的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斯里兰卡代表团支持若干代表团提出的提案，并认为现已到了设立一个工作小组的阶段，我只希望三边谈判国能为这一重要阶段所必要的协商一致，作出贡献。

我想谈的议程上的另一个项目是保证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有效国际安排，也就是所谓的消极保证。一些代表团提到了这个问题，都对特设工作小组去年在埃及代表主持下进行的工作表示满意。由于大家认为提交委员会的五国单边宣告办法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保证，所以才设立了这个特设工作小组。令人高兴的是，委员会似已协商一致认为工作小组应继续工作。我愿补充一句，提供可被接受的保证和安排的首要责任，应由核武器国家承担。

许多代表团已就化学武器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可使委员会处理这一问题的有关材料，是在去年第二期会议快结束时才提交给我们的，各国代表团已经指出，这些材料送到我们手中的时候已经是委员会规定讨论该问题的时间之后了。某些代表团已就下一步程序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并提出了组织“协商委员会”以至工作小组的主张。斯里兰卡代表团并不自认为精通化学武器的问题，但认为：委员会所拥有的材料已足够进入组织一个工作小组的阶段。我认为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条约为时尚早。如果我们听从大会屡次通过的决议，和委员会内十分突出的意见，那末我认为，现在应当是考虑组织工作小组的这个程序性步骤的时候了。在这方面，斯里兰卡代表团看到澳大利亚代表团上星期提出的召开化学武器专家非正式会议的提案和工作文件。我们认为这个提案很好，只要安排的时间适当，我们支持这一提案，但我要补充一句，这不应在任何情况下妨碍工作小组的成立。

对于议程上的另一个项目，新型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和放射性武器，各方已提出了很多的评论。委员会的面前有美国和苏联在去年会议结束以前提出的一项条约草案。从草案的案文看来，就放射性武器进行谈判是可能的，或者说，进行谈判的条件是成熟的。有人主张现在就应当采取设立工作小组的程序性步骤。委员会进

(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

行非正式协商期间，有人提出一种论点，认为放射性武器的条约草案是“一笔交易”；就这个论点本身而言，委员会应当予以注意。

“交易”是一个好的字眼。我只希望有更多的成员国参加这种交易，就议程上他们认为应该成立工作小组的其他问题或其他项目而进行交易。设立工作小组是程序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果为议程上的某些项目设立工作小组，就不应借口谈判条件尚未成熟为由而不为其他项目设立工作小组。

我尚未谈论到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斯里兰卡代表团认为这个问题同核禁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此，我又想援引苏联代表前几天说的颇有意思的话。他在谈到核禁试时说：

“苏联认为，迅速达成一项条约并使之生效将有助于停止军备竞赛，并为核裁军创造条件。”

这是斯里兰卡代表团深表赞同的意见。如能缔结一项条约或在核禁试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停止核军备竞赛就会大见成效。关于放射性武器，斯里兰卡代表团认为，对那种可以称之为未来的武器给予重视和优先地位，而对已经存在的事物却视而无睹，这未免有点不合情理。我指的是核禁试。核禁试是我们认为更为迫切的事情。

我现在来谈一谈《综合裁军方案》。对于这个方案显然已有重大的一致性。这是我们能予列入议程中的一个新项目。许多代表团已经表明支持设立工作小组的想法，斯里兰卡代表团支持这个提案。我们知道，《综合裁军方案》提交给本委员会的前身裁委会会议已有多年，但无任何进展。本委员会和大会上支持恢复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成员是有感到满意的理由的。因为综合方案的各主要组成部分是由裁军审议委员会去年拟订的。这就推动了该项目，并促使委员会将该项目列入议程。我希望能为此一项目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向一九八二年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提出一个文件。

主席先生，我不想妨碍阁下为早日通过议程而进行的协商工作。通过了议程，才能进入讨论工作计划的下一个程序性步骤。我相信，在拟订和提出议程草案时，阁下一定会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25段中所载各项提案和建议列入委员会应予审议的主题之中。

(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

最后，我愿指出新闻界最近几天对委员会的重视。我看到一家报纸两次提到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当然是开幕式，第二次关于上星期二的会议进程。他们对第一天（开幕那天）会议的叙述是颇有意思的，我不知道那是一种赞扬或者是爱溺。他们谈到委员会会议进程屡被中断，致使会场上“俱乐部式的”气氛受到影响。我不知道新闻界怎样得到那样一种印象。委员会各会员国都是朋友。我们的意见有分歧，但我不能想象自己是在一个俱乐部执行我们的任务。我们是各国的代表。我们有看法要发表，也许有时有些人没有按照以往的俱乐部规则行事，但我能保证大家都是认真的。斯里兰卡代表团诚挚地想要使委员会的工作能顺利进行。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首先，委内瑞拉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阁下在二月份主持本委员会的工作。在上一个工作周中，阁下在主持会议时的老练、智慧和技巧，显示了杰出的外交才能。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由于阁下曾任加拿大驻加拉加斯大使，所以主席先生是委内瑞拉的好朋友，对委内瑞拉非常了解。

委内瑞拉代表团也愿意同其它已发了言的代表团一起，欢迎出席本届会议的委员会成员国新代表，我们希望同他们紧密合作。

我免不了要从重申我国支持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开始我的发言。我愿以特别强烈的词句来表示我们对这一文件的支持，并清楚表明我们对《最后文件》的所有部分——导言、宣言、行动纲领和关于组织机构的指导方针——都同样地支持，因为委内瑞拉是将这个文件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的。

联合国的成员国在《最后文件》的导言中庄严宣布（我从第3段谈起）：

“普及全世界各区域和国际关系所有领域并由一切国家参加的缓和的强有力发展，将可创造导致各国制止遍及全球的军备竞赛……”。

在同一段中又说：

“缓和的进展和裁军的进展是相辅相成、互相加强的”。

《最后文件》的宣言部分又进一步庄严宣布：（我引用它第25段和26段的一部分）：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裁军领域内的谈判和措施应以下列基本原则为指导。”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强调特别重要的是……不对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宣言部分第 34 段这样说：

“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彼此都有着直接的相互关系。在任何一个领域取得进展都有利于所有其他领域；反之，在任何一个领域的失败对其他领域都会产生消极效果。”

当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因阿富汗严重事件而引起的尖锐的国际紧张气氛下开始其第二届会议的工作的时刻，我引用《最后文件》的这些段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阿富汗，自决权受到了严重破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受到了侵犯。国际安全受到了巨大损害，加强和平的进程受到了阻碍。因此，一些军事上更强大的国家领导人公开地指出发生世界性冲突的危险性，并宣布打算以集结军事装备和增加国防预算来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这一切使联合国大会就在几周前宣布的《第二个裁军十年》变得更象重新扩军的十年。我们在促进缓和方面遇到了严重挫折，这将不可避免地给我们限制军备竞赛的努力和本委员会的工作带来有害的影响。

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工作就是在这种阴郁的环境下展开的，然而，我们也欣慰地注意到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给人们以某种乐观的感觉，并预计今年的工作也许能获得一些积极的成果。

第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是，参加这次辩论的委员会各成员国几乎一致强调，当前在世界范围出现的这种紧张局势本身就是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个挑战，它突出地表明，每个成员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作出更大的努力，以减轻由于当前国际危机所引起的有害影响，而寻求有效的裁军措施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另一个有积极意义的迹象是，尽管国际局势存在着种种困难，参加讨论各种裁军问题小型论坛的国家已经同意恢复接触，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有努力缩小分歧的愿望，这些分歧造成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立场，而且至今妨碍了就谈判中的一些问题达成最后协议。我这里具体指的是，我们已听到消息，美国、英国和苏联之间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委内瑞拉)

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 以及苏联和美国关于化学武器的双边谈判都已经恢复。

毫无疑问, 另一个因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同我们一起出席了这届会议, 这有助于使我们今年的工作走上积极的道路。现在中国已参加委员会工作, 做到了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了委员会, 因此应比较容易地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 正如《最后文件》所指出的, 这些国家对核裁军负有“重要责任”。委内瑞拉代表团希望专门记录在案, 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委员会工作表示满意。

主席先生, 就委内瑞拉代表团而言, 我们随时准备同秘书处和所有其他代表团合作, 以便通过我们的努力, 有助于保证这届会议的工作比去年取得更多实质性和更加积极的成果。

我国代表团认为, 如果委员会想在其工作中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有几个条件是不可缺少的, 因为它们是决定性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承认并在实践中发挥委员会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作用, 这是《最后文件》所规定的, 议事规则所重申的,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 特别是第34/83 B号决议所确认的。委员会必须保持它是个谈判机构的作用, 因此在讨论议程上的项目时, 有必要保证它不被转移到理论性和学术性辩论上去。委员会必须从谈判立场来审议这些项目, 并尽快开始实质性谈判, 以便在拟订具体裁军措施的文件方面取得进展。

第二个条件是, 在就新议程各项目进行谈判的每个阶段, 都要让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而参与。在委员会外进行的小范围的谈判(双边的, 三边的, 或无论多少国参加的), 都绝不能妨碍委员会就它们在讨论的问题加快进行谈判。小型谈判组的参加者必须将他们取得的进展全面地和不断地告知委员会。那些由于军事力量强大而对裁军负有特殊责任的大国必须对委员会这一多边机构的工作有更大的信任, 绝不能将它仅仅看作是接受他们在小组中达成的协议的记录中心。

另一个基本条件是, 成员国应同意设立工作小组, 当工作小组认为审议那个问题的条件已足够成熟, 有助于谈判进程的必要情报和资料已经编齐, 即可尽快就那个项目进行实质性谈判。

最后, 但毫无疑问也是最重要的条件是, 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都必须发扬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已经反映了的共同政治意志, 作出真正努力, 以保证裁军谈判不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受干扰地进行，并按《最后文件》中行动纲领所规定的指导原则和目标逐步开展。

这些就是委内瑞拉代表团认为在我们工作的初期阶段可能有用的一般性意见，等到讨论议程上单独项目时，我们保留再发表专门的评论和意见的权利。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还想占用委员会几分钟时间，利用这个讲坛说几句话。

我们委员会有向成员国的新代表，在他们参加工作时表示欢迎和致敬的传统。我认为将这一传统扩展到他们卸任时也是合适的。据此，我了解到这是费希尔大使最后一次同我们一起参加全体会议，我愿向我尊敬的邻人和杰出的同事诚挚地告别。由于按字母顺序排列，我是他的紧邻，我愉快地同联合王国代表分享这种荣幸，使我能够就近赞赏他的智力和个人的品德。我们委员会将非常怀念他，但我高兴地获悉，他将回国去从事他所喜爱的工作，即回到他曾任教务长多年的乔治敦大学法学院任教授。我祝费希尔教授在学术工作中获得更大成功，并再次向你表示诚挚的友情和尊敬。

下午一时散会。

×× ×× ×× ×× ××